

從文明傳承與個體覺醒看通識教育

趙娟*

復旦大學

通識教育在不同文化背景，乃至不同大學的教育理念中存在著具體差異，不同人理解也不盡相同。「通識」作為教育的理念明確被提出來，且大力宣揚，至少表明當下教育現狀未能實現教育的應有之義。通識教育在理念和實踐上存在的差異，更多來自教育如何應對當下的現實來培養人，而「通識」則是面對人和現實關係的、有幾分「藥方」意味的對策。

通識教育本應是教育的正常狀態，當我們提倡通識教育的時候，恰恰說明我們偏離了教育的本然狀態，這種偏離與日益細化的學科分工相關，同時也與工具理性的風行緊密相連。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教育雖能夠為社會提供精密的「零部件」，滿足技術社會、資訊社會高速發展的需求，但卻遠離了人自身。人喪失了人之為人的所在，逐漸冷漠了對古今中外歷史人文傳統的關注熱情。通識教育針對這一教育現狀，提出教育應該在於讓人成為自己，在文明之傳承。人之建設與文明傳承二者互為表裏：歷史文化傳統開啟人自身，人的開啟不斷豐富和推動文明的發展。

*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研究生。

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西方的文藝復興時代，一個巨人輩出的時代，也是西方文明史上個體生命花朵最絢爛的時代，同時是古希臘羅馬文明從歷史塵土中重新綻放光彩的時代。文藝復興時期的巨人們通過對古希臘羅馬文明的重新發現，發現了自身。另一方面，文藝復興時代收穫的個體¹人的觀念，其資源不僅僅來自古希臘羅馬，同時也來自基督教文明：如果說古希臘羅馬文明開啟了文藝復興時期個體生命心靈世界無限的可能性和豐富性的話，基督教文明則開啟了其社會倫理的秩序性和法理的規範性。由此可見，人的自覺和文化的自覺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相輔相成。

「人」是西方古典文明的核心主題，認識人、發現人、建設人成為文學藝術、哲學思想乃至科學技術等共同致力的目標，近現代西方文明收穫的人的觀念，以及由此出發構建社會秩序的觀念和設想，成為人類文明的共同財富。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上世紀上半葉的思想文化運動是對這一文明成果充分吸納的產物。魯迅先生所言文化「吃人」，被吃掉的是甚麼樣的人？是一個有「心聲」和「內曜」的個體生命，這個生命有自己的感受和獨立思考的能力，能夠以自身的意志來面對人生，而不是如同一個空殼搖擺不定，如看客般的麻木，如奴隸般地喪失人之為人的高貴和尊嚴。五四時代開啟了在現代中國尋找人和建設人的歷史主題，這一主題在隨後的歷史中充滿挫折地延續與發展著。

人類的文明多種多樣，紛繁複雜，所有的文明都可以成為人類自我建設和發展的資源。每當我們遭遇到猶豫、挫折或者絕望之時，回

1 個體 (individual)，從其英文辭彙上望文生義頗有幾分耐人尋味之處，“in”作為一個表示否定的字首，意味著個體是不可以進行切分 (divide) 的，具有自身獨立性，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因此它不能成為工具或者手段，它自身就是目的，這與中國古代所謂「君子不器」頗有幾分契合，只是各自的文化坐上了不同的邏輯列車罷了。

到這些文明傳統本身，尋找心靈的對話，至少會感到幾許的慰藉，在孤獨中找到一點希望，在寂寞中找到一點溫暖。在各種文明面前，我們應該持有一份開闊的胸懷，一切人類的文明，都是那些逝去的生命個體留給我們的財富，他們用短暫的一生，用他們曾經的存在提示著正在生活著的生命個體，他們的血與淚，他們的智慧和愚蠢，都是人們繼續生存的資源，為人類更好的生存提供了可能性。我們不能用技術傳統來擠壓人文傳統，也不能用人文傳統取代技術傳統；不能因為西方某些思想家否定西方文明傳統，就鸚鵡學舌地否定西方文明，甚至有幾分幸災樂禍地認為西方幾千年的文明歷程都是一場錯誤。事實上，西方文明在現代遭遇到的困境，固然淵源於其發展歷程中的眾多歷史性要素，但他們所面臨的困難，亦應作為我們自身的困難來面對，而不應「隔岸觀火」。對於我們自身文明與個體發展遭遇到的困難，則需要我們立在古今中外的歷史與思想之交匯處，思入我們自己的時代，尋找屬於這個時代的將來。

站在時代的交匯點上，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遙遠得有些模糊不清的歷史和一個充滿各種不確定性的未來，這些歷史的碎片在時間長河中依稀流淌，開啟著我們內在主體性的可能、滋養著我們的思想。通過與古今中外文化經典的接觸、理解和對話，我們被歷史「給予」，變得豐盈起來，不再感到孤獨和無助。作為個體，我們獲得了與人類普遍性的內在關聯，獲得了面對各種不確定性的信心和勇氣，在不確定性中探求人類自身的各種潛能，開拓人自身。

通識教育與其說是去學習，不如說是去接受「被給予」；與其說是「通」識，不如理解為「使識通」。因此，「通」不僅具有形容詞的意思，同時還有動詞的意思，「使之通」。而「識」為知識以及建基於知識之上的判斷與識見。識首先是知識，不過當教育以知識「填鴨」的方式為人們所詬病的時候，人們對知識有時也就顯得有些不屑甚至帶

幾分鄙夷。然而，知識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獲得知識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知識本身並無過錯，關鍵是我們如何獲得知識以及如何運用知識。絕對普遍的知識很少，或者說是不可能的，因此當我們理解和運用知識時，應該對其有限性、有效性有充分的認識，應該對知識保持著懷疑和檢查的精神。「識」還有「見識」之意，見而思之，知識內化為自身存在的一部分，為「見識」。知識作為一個客觀化的物件，本身缺乏生命和創造力。知識就是力量，這只有當知識與人發生關係之時才能成為可能。在某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文明史留給我們的，首先是知識，知識通過與人的交接而散發出能量，這種能量的散發帶來的結果不僅僅是知識的再生產，更重要的是它帶來了人自身的豐富。知識是教育不可或缺的仲介，卻不是教育的目的，它的作用在於開啟更好的求知能力。在我理解，通識教育就是站在人類文明的基礎上，通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間的對話交流，通過與各種文明傳統的相遇，開啟當下人生存的可能性，啟發個體生命內在的主體性，並在此基礎上真誠反思傳統文明和當下社會，豐富個體的內在心靈，尋找優良的生存方式。